



全球畅销悬疑小说

布里吉特·奥贝尔系列悬疑小说 之一



褛褛

FUNÉRAIRIUM

[法国] 布里吉特·奥贝尔 · 著
BRIGITTE AUBERT

赵家鹤 · 译



昆 仑 出 版 社



布里吉特·奥贝尔系列悬疑小说 之一

楼梯

FUNÉRAIRIUM

[法国] 布里吉特·奥贝尔◎著
BRIGITTE AUBERT

赵家鹤◎译



昆 仑 出 版 社

图备字：01-2004-1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楼梯 / [法] 布里吉特·奥贝尔著；赵家鹤译. - 北京：昆仑出版社，2004.9

ISBN 7-80040-731-4

I. 楼… II. ①布… ②赵… III. 悬疑小说-法国-现代 IV.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32487 号

FUNERARIUM

Copyright © 2002 by Brigitte Aubert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3 by KUNLUN PUBLISHING HOUSE

Original French Language Edition Copyright © 2002 Editions du Seuil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s edition arranged with

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书 名：楼梯

作 者：布里吉特·奥贝尔

译 者：赵家鹤

责任编辑：侯健飞

装帧设计：华禾腾

责任校对：刘晓京

版面制作：周 倩

出版发行：昆仑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100035

电 话：66531659

E-mail：jfjwycbs@public. bta. net. cn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00×1000 1/16

字 数：321 千字

印 张：19.25

印 数：10,100

版 次：2004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2004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 80040-731-4/I·525

定 价：28.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传统悬疑小说的颠覆者

自英国小说家柯南道尔的《四签名》和《血字的研究》于19世纪80年代末相继发表以来，侦探小说这一新的小说类型以其结构严谨、情节惊险、起伏跌宕、扣人心弦一直深受广大读者青睐并在世界各国得到蓬勃发展；然而，柯南道尔笔下的歇洛克·福尔摩斯——这一以缜密的逻辑进行严谨的推理而破案的大侦探形象——长期以来也禁锢着许许多多后继作家的创作构思。

综观一个多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的侦探小说，无论随着时代的发展或由于国情的不同注入了多少新的变化，一般来说，有两条原则往往是基本不变的：一是竭力突出某位精明强干、推理严谨、不苟言笑、性格古怪，甚至近乎神化的大侦探形象，二是情节结构几乎都遵循着同一个模式：案发——侦查——渐露端倪——几入误区——柳暗花明——凶手归案。

本书推出的当代法国著名的侦探小说作家布里吉特·奥贝尔的这两部小说，首先从这两个方面给我们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感觉。

布里吉特善于在她的惊险曲折的侦探小说中变换趣味。在《楼梯》中，面对一个小女孩的暴死，想弄清是属于意外事故还是他杀所致，作者安排的不是警方或某个私家侦探，却是一位为这个小女孩做尸体防腐处理的非常具有责任感的动物标本剥制师，偏偏他又不由自主地爱上了女主人公——那小女孩的母亲，于是主人公在苦苦追踪凶手的同时又苦苦追求着爱情；而爱情的障蔽使他在侦查过程中一次又

一次地陷入迷途，缺乏专业警惕又使他一次又一次地险遭不测。爱情纠葛与此后接二连三发生的凶杀案交织错综在一起，最终，凶手得到惩处之日也正是充满着浪漫色彩的恋爱尘埃落定之时，作者别具一格的情节构思既扣人心弦又为我们唱响了一曲缠绵哀怨的爱情挽歌。

与《楼梯》不同的是，《器官》中的杀人凶手在故事开始后不久就已浮出水面，读者早就看出凶案系一精神错乱者所为，负责破案的治安警察玛赛尔·布朗和他那些滑稽可笑的上司和同事们却联想丰富，思路紊乱，甚至暗暗祈求所面对的不是一个系列杀手。作者出色地以讽刺的笔调描绘了这些刑事警察在破案过程中一个个自命不凡、各执己见又愚蠢可笑、互相攻讦，以致几次与杀人犯擦肩而过，几次错过了破案良机，使得之后好几件本可避免的惨案相继发生。

对此，连已被击毙的“死神裁缝”的“转世灵魂”也惊呼：“我明白了为什么犯罪率在上升！”读者在随着这帮警探侦查、缉拿凶犯的过程中，既会被一个接一个巧妙设置的悬念深深吸引，又会对法国南方某港口城市中的这帮无能又自大的警察不由自主地发出感慨。

布里吉特喜欢在她的侦探小说中以当事人的，而不是传统侦探小说中那种“全知全能”的视角来叙述故事。作者在新世纪初推出的这两部力作，其叙述视角自始至终不断地巧妙转换，这不仅避免了传统侦探小说中作者像上帝那样无处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居高临下的叙述方式，而且故事的叙述者就是事件的参与者和目击者，他们不是游离于情节之外，而是置身于情节之中，本身就是情节的构成因素。这种对现实事物的客观描述与人物主观感受相契合的描绘，不仅推动着故事情节不断向纵深发展，而且加深了对人物内心深度的开拓。在这两部小说中，读者看到的不仅是案情的发展和破案工作的进行，更能看到一个各具鲜明性格、充满着时代气息的人物跃然纸上，为我们展示出一个生动有趣又能深刻反映案件产生的时代氛围的现实环境。

现代读者不希望被动地去接受一个由作者为他们编织好了的、呈线性发展的故事。他们希望参与到所读的小说中，希望阅读和阐释不仅是一种“发现”，而且是一种“发明”，希望置身于“生产过程”，而不是“终极产品”之中。这种新的小说观念体现了当代人认识世界、认识文学及其内在规律所达到的新的水平、新的高度。在侦探小说这一领域，读者在这方面的期待尤为强烈。布里吉特在叙述过程中善于把影视艺术对形象进行切割和组合的那种视感变换的手段引入文

学描绘，画面上不经意出现的一个场景或人物，甚至一件微不足道的普普通通的玩具，看似平淡，却是绝妙伏笔，往往对情节的发展或转折，或把情节推向高潮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样的描述，不仅符合现实生活的本来面目，也牵引着读者主动把前后文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暗示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在“战栗”之余，体验到与主人公同惊险、共探索的乐趣。

开掘人物的“内宇宙”，探索并描绘造成人物思想行为的心理动因，着力表现人们对世界、对现实、对人生的反思，是当代法国文学发展的主导趋势。刚刚过去的20世纪可谓是西方社会变化最大、发展最快的一个世纪。一方面，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使得物质财富在质与量方面的增长都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另一方面，在冷若冰霜的商品原则面前和人性遭到严重压抑和异化的环境中，现代西方人所面临的是愿望与现实的落差，暗流与逆流等巨大挑战。因此，当代的西方作家，着力表现人在命运回旋与砥砺中的困惑、挣扎、希望和艰难处境，着力表现人和环境的异化带给人们心灵、思想、行为方式的巨大嬗变，突出人的本来面目在物欲作祟洪流中的丧失。这两部作品中的凶手一为精神病患者，一为心理不健全者，其余的人也都以一张张面具遮掩着他们的本我。布里吉特·奥贝尔在侦探小说这门构思精巧的艺术上对一个个人的潜意识和下意识，包括精神病患者不健全、不连贯的意识流做了出色的描绘，融入了时空跳跃、多变，以及自由联想，内心独白等众多现代主义表现技巧。在《楼梯》中，这位女作家深入主人公希勃的内心世界，跟着人物意识的流动从心理的角度去刻画人物和事件；在《器官》中，布里吉特还别出心裁地让已被击毙的“死神裁缝”的“转世灵魂”寄居到漂亮的女警官——当代世界超级名模克洛蒂亚·西弗在警界的一个“克隆”——洛拉身上，通过这个杀手在洛拉脑子里表述的对诸多事件的看法，暗喻着这位有着“天使面孔、魔鬼身材”的女警官潜意识中的一股“匪气”。这不仅使侦探小说摆脱了老一套的叙事模式和单纯地宣扬善恶有报的因果思想，而且使得这门已具有一百多年历史的小说类型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

1956年生于法国戛纳的布里吉特·奥贝尔一直以唯美的严肃文学作品著称于世，她从事侦探小说创作不过10年左右，但已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这一领域过去几乎一直被男性作家所独占，法国的女性作家涉足其间不过是20世纪90年代的事，布里吉特可谓其中的佼佼者。她在“Seuil 侦探小说集”中发表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系列小说，作

者别具一格的情节构思、变化多端的叙述视角、丝丝入扣的细节安排、对人物内心的深度开掘以及传统表现手法与现代主义写作技巧交替的娴熟运用，使她始终拥有着数量可观的读者群，她的作品不仅享誉法国本土，多次在排行榜上被列为畅销书目，而且被译介到15个国家。众多读者被她悬疑小说特有的文学意境和温婉准确的语言魔力所征服，称她是悬疑小说的革命者，1996年，刚满40岁的布里吉特·奥贝尔获得了法国“侦探小说大奖”。

赵家鹤

2003年7月14日于江西南昌

序 诗

狗。狗。狗。
嘴筒颤抖
跑啊跑啊跑，
气喘咻咻，
潮湿的泥土，
颈圈，树枝，泣泣抽抽。
汪汪，我是如此痛苦！
狗喜爱
狗水
野狗
狗是你
爱水空气你是
死——神。
但在那身下没有射精
因而就没有曼德拉草^①
洞穴的曼德拉草
形如橡胶骨头？

① 茄科植物的一种。

他们，就像那些狗，
自始至终
“啊啊啊啊！好啊。”
那狗如黑人般被吊着
红的光，火的十字架
我多么想
钉一个人在十字架上
滚烫的沥青的火炬
他们他们他们
自始至终
伸出着舌头
临终的叫喊
犹如本能的冲动在燃烧
他们他们他们
如同一些狗
我也一样做了狗
她哭过
血染红的十字架的光亮
双腿交叉
心灵破碎。

第一章

全身赤裸，摊着胳膊和腿，那老头血淋淋地躺在被血和粪便弄污了的铺着白方砖的工作台上。他那不多的几根头发仔细地朝后梳着，露出了已被打了洞的瘦削的脸。他那张松弛的嘴里露出一副完美的假牙齿桥。

他的眼睛正浸泡在他身旁的一个不锈钢的碗里，蓝色的、黏糊糊的球体。

列奥纳·希勃·摩尔诺摘下他血迹斑斑的超薄塑料手套，卷成一团扔在垃圾桶里，浸湿着脓血的棉塞从那儿溢了出来。他戴上一副新手套，把手伸向挂在墙上的那套闪闪发光的外科器械；旁边的洗碗槽的平台上放满了小玻璃瓶、蜡封的钵子、注射器和管子。他选了一把解剖刀，哼着“他的果冻卷香又热”，把刀在他黄色的手里抛了抛。

然后，不断地哼着曲子，他抓住老头白皙多毛的腿间的那根松软的阴茎，干净利索地把它割了下来。他把这块带着血的肉放在事先准备好的瓷盆里。

空调的嗡嗡声使人想起一大群苍蝇。外面大概天气晴朗。晴而热。微风吹拂在棕榈树间。布满白色小花的大海。充气的床垫。加冰的马蒂尼酒。躺在沙上的悠闲的身体。但这儿却很冷，一种夹杂着福尔马林气味和血腥气的冷。他把空调的滑动触头移到“最大”，然后穿上他的高支棉无袖背心。

接着，他往勺子里灌满热的柏油，再次俯向那具尸体。

“你将看到，这会非常完美！”他边喃喃自语边借助他以前曾用过几次的那把小铁钩，把那器皿插入那变成了红色的鼻孔里。

柏油触到了肉发出轻微的噼啪声，希勃仔细地倾斜着那把勺子，不让一点东西泼出来。他又反复操作了几次，聚精会神地做着他的事，他现在在哼唱“在那有趣的楼层”。柏油必须填满整个颈腔。

电话铃并未使他惊跳，但他短短地嘘了一口气，把冒着热气的勺子放在那毛茸茸的腹部，然后从他的白大褂口袋里取出手机。

“喂，希勃，你好吗？”

“我在忙着，格莱克。”

“两个美眉，靓极了，晚上8点，在‘航海者’，我指望你了。”

“我想我没法去，我得干完一件活。”

“嘿！我不跟你谈尸体，在这儿，我在对你谈话生生的女人。”

“你在生活中就只知道性交，格莱克。”

“他妈的！你别用这种恋童的神甫口气对我说话，OK？好，一会儿见！”

格莱克已经挂了电话。“可我为什么还要继续和他见面？”希勃一千次地想着，一面用棉絮塞住那冒着热气的鼻孔。这家伙跟你说起话来只有一个词：“阴户”。还能用36种语言说它。腐蚀着他的生活的一剂壮阳药，借口有一个时期他们曾一起上过中学，那时，列奥纳这个杂种很幸福能有财主格莱克保护他对付飞车帮那些高大强壮的人，一些骑摩托车的流氓，身上文着图案，但足以使一个身体单薄、滑稽地戴着副眼镜的男孩害怕。

上帝啊，难道得感恩一辈子？是不是他到死都得听那些下流话？并不是他对性及其乐趣有什么反感，但对格莱克来说，那不再是性，而是开口闭口“阴户-阴茎”，终于使人厌烦了。

他看了看表，一块“欧米茄”1938年式的领航表，他不久前给自己提供的一次小小挥霍。18点04分18秒。他还得把那稠成了糊状的脑子放在香料槽里并清洗一切。

他先干什么呢？

三刻钟后，电子门铃嗡嗡作响。他走向嵌在墙里的话机，按下视频按钮。出现了一张女人的脸，70岁左右，面部皱纹去除得很好，大大的褐色眼睛仔细地化了妆，嘴有点不自然地鼓着，赤褐色的头发很宽松地盘成一个发髻，脖子上打着乳白的底色，但遮不住老年的痕迹和日照过多造成的皱纹。脖子不善撒谎，他边想边朝对讲机说：

“我就来，您等着。”

他用手指在那尸体的脚上轻轻弹了弹，那儿挂着张标签：“昂多瓦纳·蒂·法齐奥，1914—2002”。他脱下大褂，扔在小小的洗衣机上，摘下浴用毛巾套，往尸体身上一丢，然后穿上一件白府绸衬衫，一条黑色羊驼绒裤子，上楼。

蒂·法齐奥伯爵夫人坐在高科技的小客厅里，在黑皮长沙发上坐得稳稳当当，非常自在地穿着她的谷克西牌翠绿色天鹅绒套装。两只贝宁的螺旋形金手镯在她左手手腕上发出丁当声。希勃注意到，她右手手腕上只戴着块蒂法尼第一夫人牌手表。

他简单地向伯爵夫人致了意，她已为自己在饮水机上倒了一杯水，正小口喝着。

“他怎么样？”她问。

对一个死人，问这样的问题很蠢，但他还是和颜悦色：

“尽力而为，夫人。”

“很快就能弄好？”

“48小时之后。”

伯爵夫人叹口气，希勃立即递给她一块面巾，她优雅地拿它掩住眼睛。

“可怜的亲爱的昂多瓦纳！”

一个令人讨厌的老傻瓜，开着他那辆“邦特莱”闯了红灯，轧死了正在过马路的一个小姑娘，又撞上了欧洲发展基金会的路标。

“我将把他放在蓝色客厅里，”她抽泣着接着说，“把‘苏贝特夫人’放在他的脚下。”

希勃去年秋天为“苏贝特夫人”垫塞了躯壳，一条雌的獒犬，跟它的主人一样脾气很坏。

“您就不怕……您的来客……”他大着胆说，一面悄悄看了下表。

“我们的祖先躺在圣方济会^①修道院的地下墓穴里，在巴勒莫^②，”她回敬他，高傲地，“这是我们的风俗，展示我们的亲爱的逝者的遗骸。”

就希勃所知，这位伯爵夫人家里惟一众所周知的习俗是高级盗

① 天主教的一个教派。

② 意大利一港口城市。

窃——卖淫，赖于此，她嫁给了蒂·法齐奥伯爵，一个比她大 20 岁的西西里岛的极有钱的财东。但他对这位寡妇如此地恢复她丈夫的家庭传统感到惊讶。总之，这个塞满了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小玩意儿和瓷娃娃的昂多瓦纳·蒂·法齐奥的石棺放在那蓝色的客厅里不会逊色。

“我要离开十来天，”她接着说，“我的一个侄儿要在纽约结婚。我回来后再叫人过来取他。”

“没问题。”

她从她的凯纳尔牌手提包里拿出一张折叠着的纸，放在有机玻璃茶几上。然后告辞，高贵地进入寒冷的暮色中。

希勃展开那张支票。是商定的那个数目。一个可观的数目。他的服务要价很高。无论是最时尚的方法还是祖传的宗教仪式，他操作起来再也没人能及得上。

他倒了一杯凉水，喝了一半，把另一半倒在他剃过的脑门上。没时间冲澡了。他扣上他的意大利领子，系了根黑色针织领带，穿上一件和他裤子相配的黑色羊驼上衣，戴上他那顶窄窄的黑色小毡帽。他正要出去时，发现黑色低帮便鞋外还套着他的外科医生便鞋。他把它们摘下来，扔进他用来做账的钢木结构的书桌边上的垃圾桶里，他走进临街的、他这个动物标本剥制师的配药室。

那是一个油漆已经褪色的房间，塞满了狐狸、鼬、鹿和野猪，几条金枪鱼和腰身很细的箭鱼挂在墙上。工作台上醒目地摆着一条由“鲁尔·不列颠号”，一艘在邻近港口下锚的游艇钓起来的鲨鱼。

外面，大海在晚霞中闪闪发光，他的“瓦贝”，他的“澄清广场”，埃及人是这样称呼丧葬服务机构的，坐落在一个偏离中心的区域，面朝海滩，在城市的出口那儿。他坐上他那辆绿色的“弗劳里德”，一辆 1964 式的车篷可拆卸的汽车，打开车门。

中央大街黑黢黢的都是人，他兜了足足 10 分钟才把车停在一块“小心停车”的标示牌下。他很快就到了“航海者”，那是格莱克最喜欢的饭店，一个高雅的场所，有着殷勤的侍者和蹑脚得令人难受的黄色和橙红色的装潢。

格莱克正站在他那辆“4x4”旁。他那件纯青色氯丁橡胶连裤上衣更使他显得耸肩缩颈，大块的古铜色肌肉，被太阳晒得褪了色的金色头发束成了马尾巴，他正在两个年轻姑娘冷漠的注视下忙着折叠仪表板上那块氟化纤维罩布，她们俩高高踩着 15 厘米增高鞋垫，胳膊交叠在她们的 70 年代回潮式上衣上。

希勃边打量她们边走上前。个子高的那个 30 岁左右，蓬松的红发，鼻子和眉毛都穿了孔。矮的那个，矮矮胖胖的，乳房很大，染成金黄色的头发古怪地用塑料小棍束起着。格莱克大概是在海滩上把她们捡来的，他边想边礼貌地说了声“你们好”。

“啊，你来了！”格莱克叫道，一面脱下他的连裤上衣，为自己钢铁般的腹部和举重运动员的胸脯感到得意。“姑娘们，这是希勃。”

“油炸土豆片^①？”高个子姑娘咯咯笑起来，“希波拉塔小香肠^②？”

“是希勃，我的美人！”格莱克边纠正她边穿上他的自由牌牛仔裤。

那姑娘又噗嗤笑了起来，希勃从脸一直红到耳根。格莱克穿上他的鞋跟已走形的“丹博兰”，套上他的芥末色“万宝路”羊毛套衫，用手指梳了梳头发，喊道：“伙伴们，干吧！”一面一条胳膊挽住一个姑娘。

“他妈的，你穿上这埋尸人的衣服是想扫我们的兴还是怎么？为什么你从来不穿我送给你的那件‘拉高斯特’？”

一件玫瑰色的运动衫？不，谢谢。希勃的秘密幻觉，那是 50 年代，黑色爵士音乐。他就是跟比丽·郝勒黛睡觉、在烟雾腾腾的夜总会里演奏魔幻独奏曲的莱斯特·杨，他在那些照片上总是穿黑色和白色。莱斯特·杨没有玫瑰色的运动衫。

格莱克已订下最好的餐桌，在靠窗的那个角落里，从沿人行道停放的那排汽车引擎盖的上方可以看见大海，角上是小棕榈树林，可以瞥见老港和大会堂的掩体。

高个子姑娘名叫索菲，矮胖的那个叫庞。庞！希勃不禁露齿笑了，一面吞下他的番茄汁，格莱克则滔滔不绝地说着话。他又要了一杯番茄汁，他知道这会刺激格莱克，他给自己要了第二杯茴香酒，又鼓动姑娘们再要点什么，一面等着海鲜上来。就好像他们还处在为了能占女人的便宜就必须把她们灌醉的那个年代！就好像他们还处在海军陆战队的三个开小差的黑人士兵在一条死胡同里强奸伊达·摩尔诺的时代，20 岁的摩尔诺答应，等她领座员^③的活一干完，就和他们一起喝一杯！在那之后 9 个月，列奥纳·摩尔诺诞生了，不知道父亲是

① “希勃”的发音近似英语中的“油炸土豆片”。

② 故意在“希勃”后加上两个音节变成“希波拉塔小香肠”。

③ 指电影院的领座员。

谁，为纪念列奥纳·伯恩斯坦而命名：伊达是音乐迷，在当地的乐队演奏小提琴。希勃这名字是后来起的，当他开始从事料理死者的工作时。

一名殷勤的侍者在桌子中央放下一大盘牡蛎、淡菜、帘蛤、贝壳、螃蟹、海蜘蛛、海胆和紫菜。格莱克贪婪地吃着一根海瓜，它那光滑发亮的外表使希勃想起昂多瓦纳·蒂·法齐奥那根衰老的阴茎。

庞和索菲在讲着梅斯，她们俩的故乡。她们是坐火车来的，打算一直南下到意大利的杰纳，里维拉河边的一个小城。格莱克开始说他那没完没了的熟人地址和计划，一面切着他的紫菜，那紫菜就像一个正在溺死的人那样渗出气泡。

希勃挑了几个不太肥的牡蛎，一条螃蟹腿，三个海胆，所有的食品都浇了好多柠檬汁。他不能再让格莱克颐指气使地摆布。他不能再在晚上亲切和气地去敷衍格莱克的这些临时的战利品。他不是格莱克，他没有格莱克那种庸俗的特殊能力，他永远都不会身材高大，一头金发，英俊漂亮同时又愚蠢可笑。他太矮了——1.65 米——，太瘦了——甚至没有 55 公斤——，肤色太深了——但也不是非常黑——，谷壳般的大眼睛，淡淡的蓝色在他金棕色的脸上显得不协调。伊达的眼睛。他的某个强奸犯父亲可能有着一个蓝色配子。伊达本来想起诉，但“USS 星座号”已经出海了。一个牙齿发黄的老警察建议她放弃。她那时年轻，她顺从了。

年轻，没有家，一个深肤色私生子的母亲。在 1956 年，在戛纳，那不能算是真的到了头，社会一体化的问题。她在老城脚下找了个住所，在苏盖，一幢老房子，豪腾斯夫人，格莱克的母亲，城里最著名的“美国酒吧”的老板娘占着其中两层，那是个有旅客的俱乐部，旅客的趣味不再那么一致了，旅馆的木刻招牌骄傲地对着港口。四楼住着埃尔·阿雅斯先生，他把他套间内的一个房间改成了工作室，他在那儿，照那时的说法，干着他那制作动物标本的活。

“红酒还是白酒？”

“嗯？”

格莱克向他指指两个酒瓶。希勃要了红酒，漫不经心地沉浸在他的回忆中。索菲啧啧有声地贪食着她的牡蛎，庞在同她的海蜘蛛战斗。格莱克讲着一个又一个小故事，引得姑娘们发出阵阵笑声，总是那样的悠闲自得，好像他那淡金黄色的信用卡就挂在他的齿间，永远地向他微笑着。

小列奥纳不久就在那个埃及老人家里度过他的一个个夜晚，他把他的艺术传授给他。他有着天赋，他学得很快而且喜欢上了它。当他12岁时，埃尔·阿雅斯给了他一本非常古老的羊皮纸书，是用手工缝制的，满是令人费解的符号。他，法利亚·埃尔·阿雅斯，隶属于祭仪行会，他是那些对尸体进行防腐处理的牧师的后代中的一个，他又把它传授给了这目瞪口呆的孩子。他得了癌症，他要死了，他想把他的秘诀传给列奥纳，使他重新举起这把古老的火炬。

这就像个仙女故事，一部英雄幻想小说，列奥纳突然成了其中的主人公。他当然接受了，发下毒誓要保守秘密，并用一把燧石刀12次奉上他肚子上的肉作为祭献。接着，他喝下了草药和蛤蟆血，让他给他抹上没药和香料，两年后，埃尔·阿雅斯去世，他正式成为——秘密地——给尸体做防腐处理的大牧师和祭仪行会的头、阿蒙-雷的旨意在蓝色海岸^①的代表。

“你能帮我把它掰下来吗？”

“嗯？”

庞递给他一条难弄的腿，尖尖的甲壳。希勃把它插入夹钳，咯的一响，把那美味的白肉剔了出来。

“您是干什么的，职业？”庞咬着她的海蜘蛛问。

“我开着一家剥制动物标本的小铺子。”希勃答道，一面给她斟了一点白酒。

“他弄动物，”格莱克插嘴说，“他是动物标本剥制师。”

“啊！”庞叫起来，“我好喜欢动物。”

“他也喜欢……是吗，希勃？他富于同情心！”

希勃觉得自己可笑。庞开始谈绿色和平组织，接着又谈布列塔尼海岸的油船失事和鸟被燃料油污染。希勃考虑着昂多瓦纳·蒂·法齐奥的污染。伯爵夫人叫人准备了一口包真金的棺材，要把用防腐香料保存的尸体封闭在里面。

“去跳舞吗？”格莱克提议，一面招呼埋单，“我认识一家真正酷的俱乐部。老板是我一个朋友，联欢节时所有的明星都去那儿。”

索菲和庞在格莱克签支票时交换了那种“行，哥们”的目光。希勃觉得累了，他想回家睡觉。但他已经想到了格莱克的反对。

街上，一些人正把他们的大型摩托车弄得响声隆隆，和暖的风从

^① 法国尼斯和土伦之间的地中海海岸地带。

海上吹来，传来波涛在荒漠的洼地上撞得粉碎的声音。一个人在用电子吉他弹奏麦克劳根的曲子，弹得还不坏，在隔壁的比萨饼店的平台上……

希勃想告辞，如他所料，格莱克坚决不同意。他答应随他们去“沙发”——格莱克的夜间活动巢穴。在那辆“劳芙”上，两个姑娘不停地咯咯笑着，打量着正在码头上闲逛的人，对那些擦得亮亮的游艇赞叹不已。到了俱乐部门口，她们兴奋地小声笑了起来，格莱克，这位了不起的王子，在轮胎哧哧作响中把他那辆“4×4”对着玻璃橱窗停下。

嚓，把钥匙扔给那个穿金蓝色制服的人：“接住，勇士。”嘿，他在帮小姐们下车呢，“挪动一下，希勃。我们进去吧。”不慌不忙又傲慢自负，就像是回自己家。

柔软的音乐，爵士，艺术装潢的气氛，养着外国鱼儿的极大的玻璃鱼缸，那间放着赌博机的大厅震荡着清脆的撞击声、铃声、丁当丁当的光线、小聚光灯和欢呼声。巨大的噪音漩涡似的升到雕镂的天花板下。格莱克从口袋里取出厚厚一沓皱成了一团的100欧元的钞票。他给了每个姑娘一张。“去玩一下，亲爱的。”又咯咯地笑起来。格莱克像经验丰富的指挥官那样建议去玩那些或好或差的机器。“嘿，我们直接去玩那些两欧元的游戏机，不跟那些乡巴佬一起玩，你瞧，我要在那些10欧元一次的怪兽上小小赌一把，你说呢，希勃？”

希勃同意：“悉听尊便，我们就去那儿，格莱克，我们去把你的钱挥霍掉。”

格莱克夹着放了大筹码的钱包，嘴角挂着基度山伯爵^①的神情，正对那台机器作着研究，眯着眼睛，像在说：“你瞧着吧，跟我在一起你就知道什么叫痛苦了，下流坯。”庞和索菲在啜吸俱乐部提供的香槟。

希勃在想昂多瓦纳·蒂·法齐奥。他的木屑够不够？他忘了检查他的储存了。

那架投币机每当卷动便会发出一种动人的小调，每当胜者赢时便吐出一些钱来。当然，格莱克赢了。希勃玩的那几次都输了。输了很多。但格莱克总是赢。格莱克是人类生活不公正的象征。他为了达到目的从不付出一丁点儿努力，他只想玩，他根本不在乎身边的一

① 大仲马小说《基度山伯爵》中的富可敌国的主人公。